

胥河春秋：一条古运河的行与思

本报记者朱旭东

在江苏省西南角的南京市**高淳区**，有条古老的**人工运河——胥河**，开凿至今已2500余年。11月19日傍晚，东坝街道新建的广通桥沐浴在落日余晖下，几艘满载货物的大铁船，顺胥河东下，前方是常州、无锡、苏州。波澜不惊，船上小狗兴奋地对着岸上的人们吠叫。次日晨，记者赶到东坝上游固城街道胥河沿线，又见七八艘大铁船逡迤逆行西上，指向芜湖乃至更远的地方。水清河宽，天高云淡，心旷神怡。

突然意识到，此胥河，已经非彼胥河；而此胥河，仍然是彼胥河。岁月悠悠，不见来者，唯有倾听河水，揣摩其沧桑巨变。于是，决定遍访群贤，收集胥河故事。

引子——抗旱

10月以来，江苏旱情严重，降水量较去年同期显著减少，30天累计降雨普遍小于10毫米，南京附近更是出现一小片降雨量小于1毫米的“无雨区”，已经对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记者11月20日上午在淳东抽水站管理所见所长芮伟宏时，他因为刚刚结束抗旱显得有点疲惫。

“从11月9日到18日，连续9天9夜，6台机组24小时不停地抽水，每天往旱区提水26万方。”芮伟宏满嘴是数字，他说，往年七八月份是用水高峰，需要抽一到两次水，今年特殊，已经是第三次抗旱了。

淳东抽水站建于1978年，至今已运行40多年。尽管当日机器不再轰鸣，水渠里波澜不惊，记者仍能体会到那连续9天9夜的紧张。抽水站的水源，来自胥河。高淳东部山区，如果没有胥河供水，旱情将会如何严重？

“抽水站设计扬程29米，在高淳境内，胥河的灌溉面积30万亩，受益面积404平方公里，人口21.9万。”芮伟宏对此如数家珍。

胥河不语。它的开凿者，并不是用它来抗旱的。

伍子胥复仇，开挖河道攻打楚国

胥河，相传为春秋时伍子胥所挖。春秋之世，各国纷争。吴于楚之东兴起，常与楚交战。吴楚都是善用水战之国，都有大片沼泽地带，更有大江和淮水沟通。在今天的高淳东坝附近，有一道山梁，阻隔了吴楚两国的水道。

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平王听信谗言，将楚国大将伍奢全家300多口抄斩，唯独伍子胥侥幸逃脱。伍子胥辗转东逃，过韶关，经固城投奔吴国，协助吴王兴兵强国。

吴国为了西破强楚，必须通过水路进攻。于是，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计谋，由他带队开挖河道，打通震泽（太湖）至丹阳大泽的水路。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兵经此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目前关于胥河的最早记录来自北宋《图经》，“昔吴王阖闾伐楚，以伍相带兵，因开此溪（胥溪河），以通漕运。”宋代水利学家单锬在其所著《吴中水利书》中说：“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冬春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清光绪《高淳县志》记载：“胥河，吴王阖闾伐楚，伍员开之，以通松道。”

另据安徽省《郎溪县志》记载，胥溪河，古名胥河。此河一段是江苏高淳与安徽郎溪两县的界河，上自高淳固城湖口，下至溧阳朱家桥，全长30公里。经溧阳、宜兴过太湖至苏州。公元前506年(春秋周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为西征楚国，命伍子胥凿渠以通军运，故名。

民国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水利专家武同举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地质、地貌、钻孔和水文资料分析，皆认为“中河（胥溪河）乃人工开凿之河道”，“此河亦必属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如果胥河开通于公元前506年，当是世界最古老的运河，而不是之一。因为，目前公认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为胥沟，开通于公元前486年，比胥河晚20年。彼时，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争夺中原霸主地位，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因途经邳城，故得名“邳沟”。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曾将胥河和邳沟并列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实际上，胥河要“年长”20年。因邳沟后来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京杭大运河声名显赫，而胥河几经废弃，反倒渐渐被人遗忘了它的年龄、甚至名字。

几经废弃，历史长河悠悠

据《高淳县水利志》记载，胥河西起高淳区**固城湖**，东至**溧阳朱家桥**，全长30.6公里，连通胥泾江、水阳江和太湖两个流域，具有泄洪、航运、灌溉等综合效益。自春秋吴至五代南唐一直全程通航，也为古代高淳地区带来繁荣。

位于胥河西端北侧的**古固城**，凭借其水上运输便捷之地利，自秦置溧阳县直至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析出溧水县，皆为溧阳县治所在地。时溧阳县辖今溧阳、溧水、高淳三县城，固城偏居一隅，却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是因为胥河。

但因胥河河道狭窄，水位高低悬殊，水流湍急。少雨季节，河水干涸，不能通航；若逢大水年份，洪水东泄，直逼太湖，造成下游受浸，因此，必须筑堰固水。于是，围绕胥河河道造坝筑堰，不同朝代根据不同需要，时筑时废。作者专程到高淳区博物馆，寻找史实。

唐大顺二年（891年），在胥河筑五堰，以抬高水位运送军粮。

五代南唐末年(975年)五堰废，太湖水患加重。



▲高淳区固城街道胥河航道(11月20日摄)。 本报记者朱旭东摄

东坝的繁荣，一是因为有胥河，二是因为有了“坝”。随着外围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交通工具的“改朝换代”，胥河及东坝，都慢慢冷清了。

固我三江水，确保苏锡常

胥河上下游水位高度悬殊，汛期固城湖水位常高于太湖水位7-9米，河窄流急，如果没有东坝的阻挡，下游苏锡常等地难免水患。东坝几乎从水利上，掌控着太湖流域的生死，故苏州有句民谚：“固城湖边东坝倒，北寺塔上飘稻草。”意思就是东坝一倒，固城湖及上游洪水倾泻而下，会淹没苏州域内的北寺塔，而此塔为苏州城内最高点。

未筑东坝之前，如清代河道总督靳辅所言：“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唐汉之前，不过一泽国耳。”筑东坝之后，素来被称为“江南胜地”的高淳地区，变成了“蓄洪之地”“洪水走廊”，为此，高淳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故有“我挡三江水，确保苏锡常”之说。

江苏省下坝船闸管理所所长叶荣说，“我挡三江水、确保苏锡常”的说法，是在防御1999年特大洪水时，他们提出来的。那年夏季，固城湖水位涨至13.07米，超过警戒线3.07米。

“当时，很多地方圩堤已经开始漫水。”时任东坝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胡春福至今心有余悸，“连续45天，我一直在堤坝上组织抗洪抢险，不敢回家。”

时任东坝镇农经站站长杨军当时因连续作战，累得坐在堤坝上睡着了，被领导骂醒后，继续值守。

胡春福担任东坝分管农业的镇长12年，每年都要组织劳力加固堤坝。“固城湖水位受皖南山区客水影响大，提升非常迅速。我们为了减轻长江行洪压力，一般不会往长江排水，基本上都是自己扛。”胡春福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胥河两岸的圩堤高程已经从10米加高到15米，宽度也从两米拓宽到8米以上。因此，即使2016年固城湖水位涨到13.21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位，胥河堤坝却安然无恙，其下游的苏锡常安然无恙。

“考古达人”濮阳康京

胥河在原高淳县文物保护单位所长濮阳康京眼里，则有了另一番景象。

1949年出生的濮阳康京，从小就生长在胥河边，亲眼目睹了胥河的繁盛。“沿河都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很有气势。东坝一带，货船排队出去3里之远，桅帆林立，那叫一个气派。”

常在胥河边玩耍的他，发现岸边有些石块有手工磨制的痕迹，就开始收集。“这些石块，记录着高淳的历史，我经常将这些被磨制的石块上交到文化部门。”上交次数多了，引起了媒体关注，《南京日报》于1981年据此报道了他的事迹。

在河边捡石块并被媒体报道，改变了濮阳康京的人生轨迹。1984年，高淳县将他调到县图书馆，作为文物干部，参加全县的文物普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我边学习边研究，不断深造……目前，高淳博物馆的馆藏，一半以上都是我收集的。”濮阳康京不无得意地说。

高淳因“地高民朴”而获名，古中江流经丹阳大泽，形成了固城湖、石臼湖、丹阳湖，造就了高淳的鱼米之乡。早在6000多年前，薛城的先民就开始了捕鱼和耕作，古固城开启了高淳的文明之光，悠悠胥河则孕育了吴楚文化的风韵及渊源。

胥河沿线，自然成为他重点研究的对象。濮阳康京发现，东坝到桤溪之间，大部分是新石器时期到两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而固城镇则以汉代遗存为主。此前他在河边收集的石块，基本是新石器时期的石器。

十多年前一次拓宽胥河过程中，民工在下坝胥河南岸发现了南宋时期的金银窖藏。“窖藏内有金银器几十斤，其中在金牌和银链上，标有‘出门税’字样。”濮阳康京说，“出门税”就是南宋时期的国税，说明当时南宋朝廷在此设有税务部门，推测因金兵入侵，来不及转移这笔金银，便临时埋了起来。

五六年前，拓宽胥河的民工在下坝东、胥河北又发现墓葬，“我用手抠出了新石器时代‘松泽文化’的黑皮陶罐等文物。”即使退休了，濮阳康京仍对考古和文物保护乐此不疲，他成立了“高淳文物保护与文博研究濮阳康京工作室”。对他来说，高淳地区包括胥河两岸，是他这辈子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

逝者如斯夫，绿水将长流

岁月悠悠，如今的胥河，不再如以往那般难以把控，胥河两岸，也没有往日那般兴盛。

和中国的一些河流一样，胥河也走过一段生态的弯路。庆幸的是，当地醒悟得比较早。

汤春生清楚地记得，上世纪70年代，只要家里没菜吃了，他就推着木制洗脚盆，到胥河里摸鱼摸虾，从不会空手而归。1972年，东坝出现了第一个乡镇企业——砖瓦厂，也是第一个开始侵犯胥河的企业，直接将废砖块倾倒在胥河里。1978年，东坝出现了制造油毛毡的造纸厂，污水直排胥河。“水体红黑红红的，发出臭味。纸浆漂在水面上，粘稠得像座小岛，并慢慢堆积在河边。”汤春生回忆说，随后，东坝又引进了化工厂，建立化工园区，还有几家豆腐厂，污水无一例外地排放到胥河内。从那以后，汤春生再没到胥河里摸过鱼虾。

胡春福表示，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东坝镇陆续建设了大小几十家化工企业。“为了招商引资，不管好歹，全面引进。镇里有了一时的工业经济，却得不偿失。”1997年太湖蓝藻爆发，对胥河的治理是个契机。“省里下狠心治理太湖污染，胥河也是重要的水源地。”胡春福说，东坝镇从那时起，陆续关停化工企业，目前，镇里仅有两家电缆厂。

污染带来的后果是显性的，20多年间，胥河里根本无鱼可钓。东坝镇关停胥河沿线化工企业的同时，2002年，高淳提出“生态立县”的政策，2010年全面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胥河的水质不断得到改善。

2013年后，胥河边钓鱼的人又开始多起来。“现在连安徽郎溪、广德的人也常赶过来钓鱼。”汤春生笑着说，他的侄儿汤宏华，去年在胥河里钓到一条6斤多重的鳊鱼。

不仅如此，胥河的航运功能也再次得到提升。

8月30日，随着改建后的芜湖中江桥竣工通车。作为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重要组成部分，芜湖中江桥竣工通车，宣告芜申运河安徽段最后一个节点全面打通，开辟了安徽第二条通往长三角地区“黄金水道”，可满足1000吨级船舶常年通航，芜湖至上海运距相比长江缩短约118公里，同时提高了小型船舶航行的安全性。

芜申运河是一条老运河，从安徽省芜湖市出发，经芜湖县、当涂、郎溪、至江苏的高淳、溧阳、宜兴，然后入太湖，穿太湖经太浦口进入上海，全长271公里，是一条沟通长江和太湖水系跨流域的省际内河航运通道。高淳的下坝船闸，已在2015年1月按照三级航道技术标准建成通航，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为1890万吨。

“去年下坝船闸船舶通过量是1200万吨，今年不到11个月，通过量已达1300万吨。”江苏省下坝船闸管理所所长叶荣说。

1958年6月，因胥河下游旱情奇重，江苏省抗旱会议决定开通东坝，引水抗旱。镇江总署组织溧阳、高淳两县民工8000人，于7月7日动工，至7月14日挖开坝底，挖掘出坝坝物铁牛、铁蝎子各1只，7月31日放水。东坝之“坝”，从此不复存在，过往船舶，难以再给东坝带来什么福利。(1960年6月在下坝建成茅东进水闸，才解决了东坝拆除后下游的防洪与灌溉问题。)

“水运功能退化，区域优势不再，我们得另谋发展思路。”东坝街道副主任孔桂红说，当地把目光放在了胥河留下的历史遗存上，目前正在酝酿发展“上上街区域文旅”项目，力争让游客在东坝停留、住宿、消费。此前，东坝街道已着手打造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其游子山社区小茅山脚村和青山社区垄上村成为江苏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当地的“山水资源”正在逐步转化成“美丽经济”。

广通桥南岸的上上街，是清末民初形成的东坝老街。广通桥建成之时，上上街面向胥河之处，重新按旧时模样建起财神庙、牌楼、回廊等。“胥河涌玉东坝堆金雕花梦里家家喜，七省通衢千秋履石板街中步步高”，这副挂在牌楼上的对联，寄托了当地百姓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30公里长的古胥河，叙述的正是六千年的中华文明史。

（上接9版）

草中野兔窜过坡，
树头画眉离了窝；
江心鲤鱼跳出水，
要听姐妹采茶歌……

艺术家的内心对大自然都有一份特别的敏感，何况生在漓江长在漓江的黄婉秋，当年面对镜头唱起《采茶歌》是时候，她就开始意识到，大自然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

“一只小船轻悠悠，月儿弯弯在当头”

电影片尾，“刘三姐”和“阿牛哥”划着小船，在如钩新月的映照下，沿着两岸长满凤尾竹的漓江款款前行，摆脱财主的追踪，走向新生活。悠悠山歌以白描手法写景抒情，充满浪漫主义情怀。

一只小船轻悠悠，
月儿弯弯在当头；
人看明月当头挂，
我看明月顺水流……

电影《刘三姐》的美，在这一部分到了极致，无论是画面和音乐，还是歌词的内涵、韵味和意境，都饱含着对绿水青山和纯洁爱情的赞美之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黄婉秋记得，这些镜头拍得很辛苦，也拍得很成功。漓江上皎洁的月亮，从此深深刻入脑海。

多年来，黄婉秋很喜欢和家人一起去漓江上赏月，坐着竹筏体会“一只小船轻悠悠、月儿弯弯在当头”的那一份美好光景。

“以前经常去，特别是中秋节，我们几乎都去。”黄婉秋说，“但是后来就不怎么去了，因为看到漓江环境一天不如一天，面对垃圾和污水，哪有心思赏月？”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漓江流域整治乱乱成效渐显，弯弯月亮又重新清晰地倒映在一江清水的波光里了。

以漓江为代表的桂林山水是我国自然风光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有160多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政要慕名到访。

“漓江不仅属于桂林人民，属于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也是属于世界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财富，我们也要很好地去呵护它。”

“要全力保护好桂林山水，继续做好当地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让这一人间美景永续保存下去。”

党中央对漓江的生态保护十分关注，殷殷嘱托。

2018年，桂林接待游客量首次超过1亿人次。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生态环保压力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重。黄婉秋认为，一方面要依托资源优势促进发展，充分发挥漓江品牌效应造福群众；另一方面，必须处理好开放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守住“绿水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山”。

漓江是桂林山水之魂。同时，桂林也是历史文化名城，核心竞争力在于生态资源，也在于文化资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桂林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文章正是从“刘三姐文化”破题开篇。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自2004年公演以来，天天演出并几易场次爆满，此后一批精品文化演艺项目陆续推出，“演艺之都”的新名片日趋闪亮。

为传承“刘三姐文化”，黄婉秋倾注了大量心血。她和女儿、外孙女一家三代同台演“刘三姐”，打造舞台剧《歌仙刘三姐》和全息穿越剧《遇见刘三姐》，深受观众欢迎。几十年来坚持不懈，使她的艺术生命得以青春常驻。

2015年，黄婉秋荣获文化部部长颁发的“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201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以象鼻山为舞台的桂林分会场场内耀荧屏。“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黄婉秋携手张信哲、邓紫棋，以一首观众耳熟能详的《歌从漓江来》将晚会推向了高潮，既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又呈现了桂林自然生态之美和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新成就。

黄婉秋高兴地看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桂林实践。今日漓江，山清水碧生态美，生活在江畔的人们谈起母亲河，无不充满自豪感、幸福感、满足感。黄婉秋说：“我真的很庆幸自己生长在漓江边，就像人们说的一样，‘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

黄婉秋在记录她艺术生涯的《只有山歌敬亲人》一书上，为60年前的老照片写了几句“独语”：“往昔的回忆只能定格在照片上，留存在心里，好美，好美……”

往昔毕竟已成往昔。黄婉秋坚信，只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人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漓江的生态也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子子孙孙就能够长久地享有漓江上的“人看明月当头挂、我看明月顺水流”的良辰美景。

黄婉秋说：“绿色发展，功在千秋。”